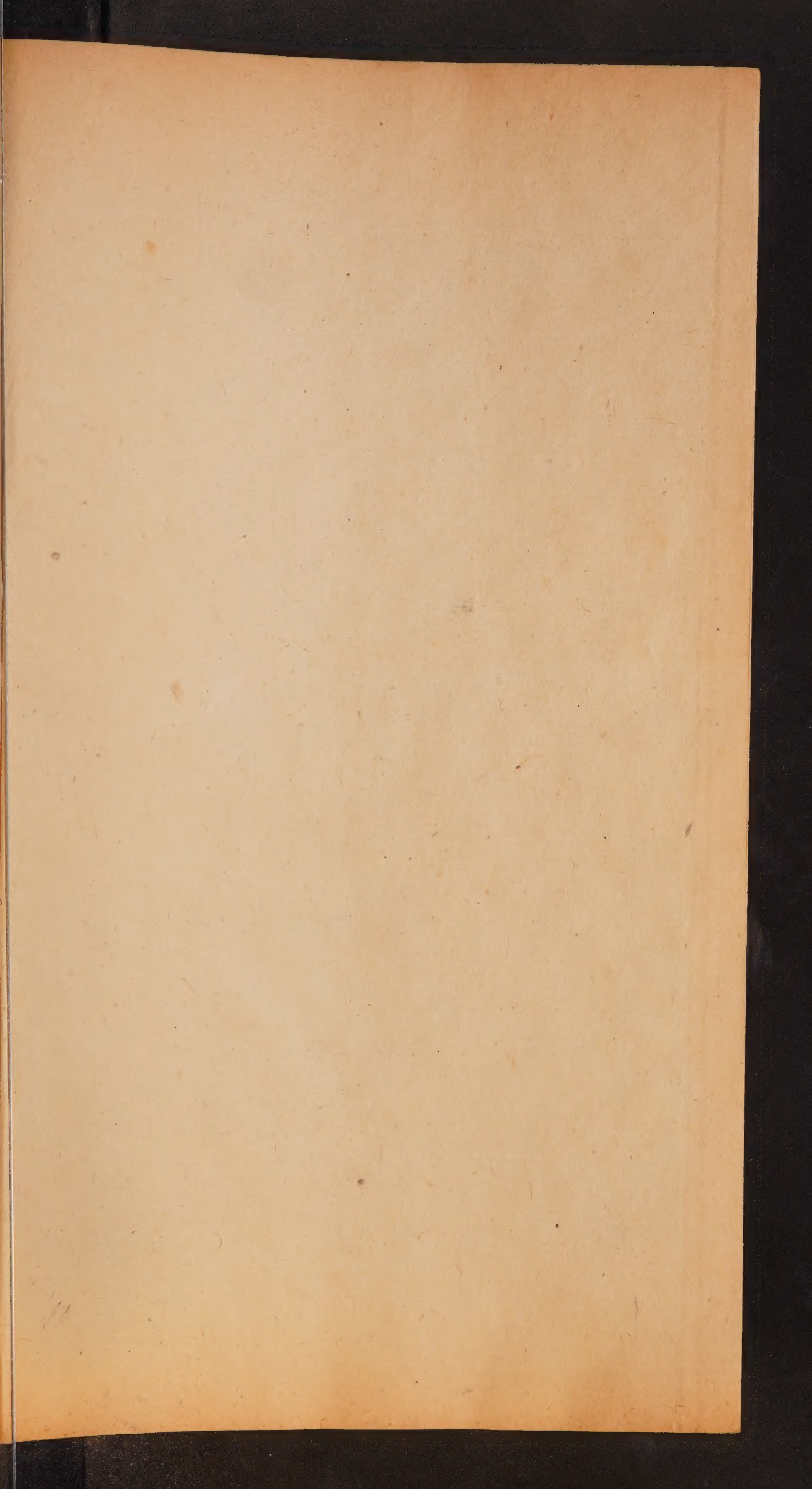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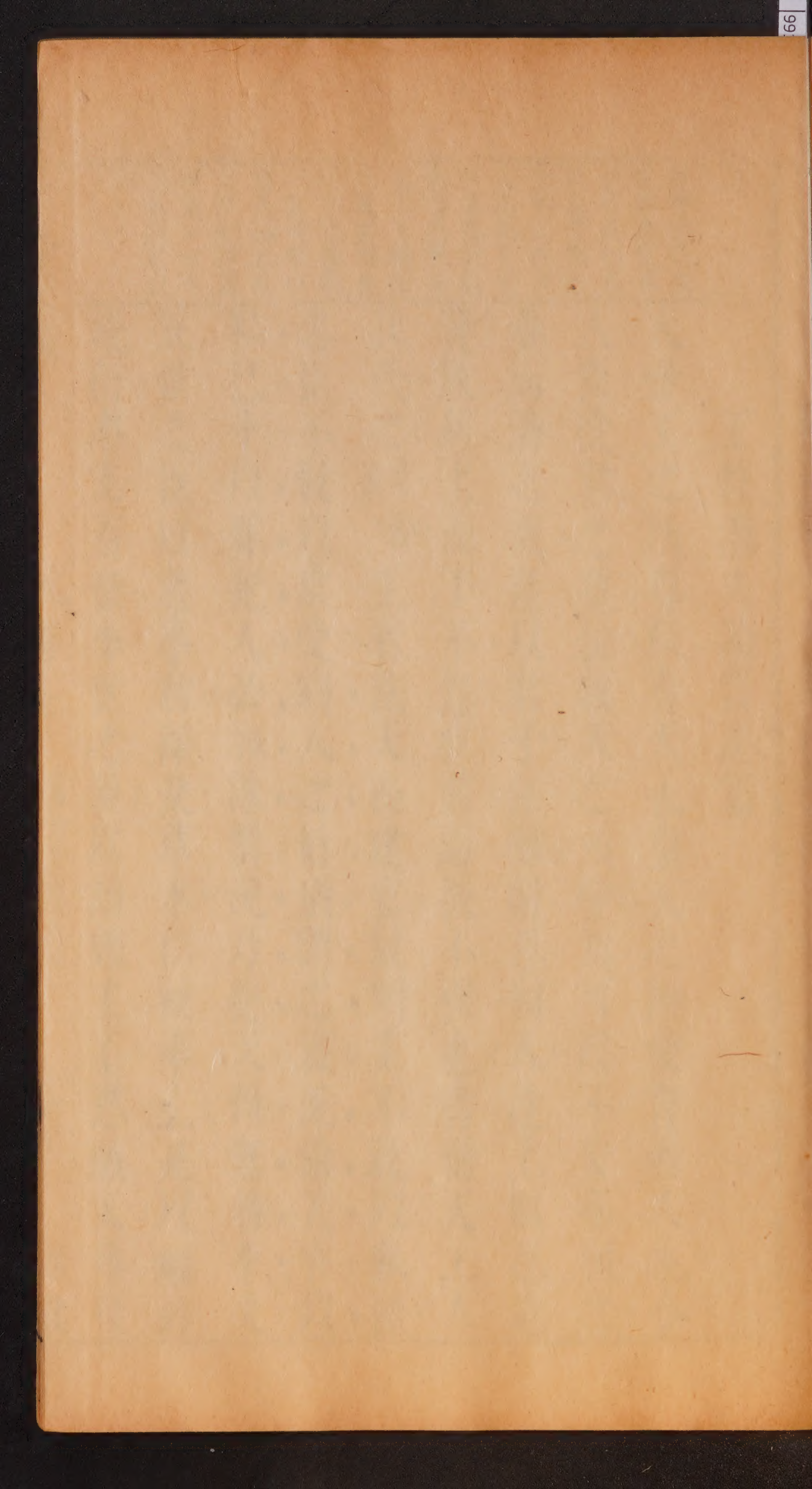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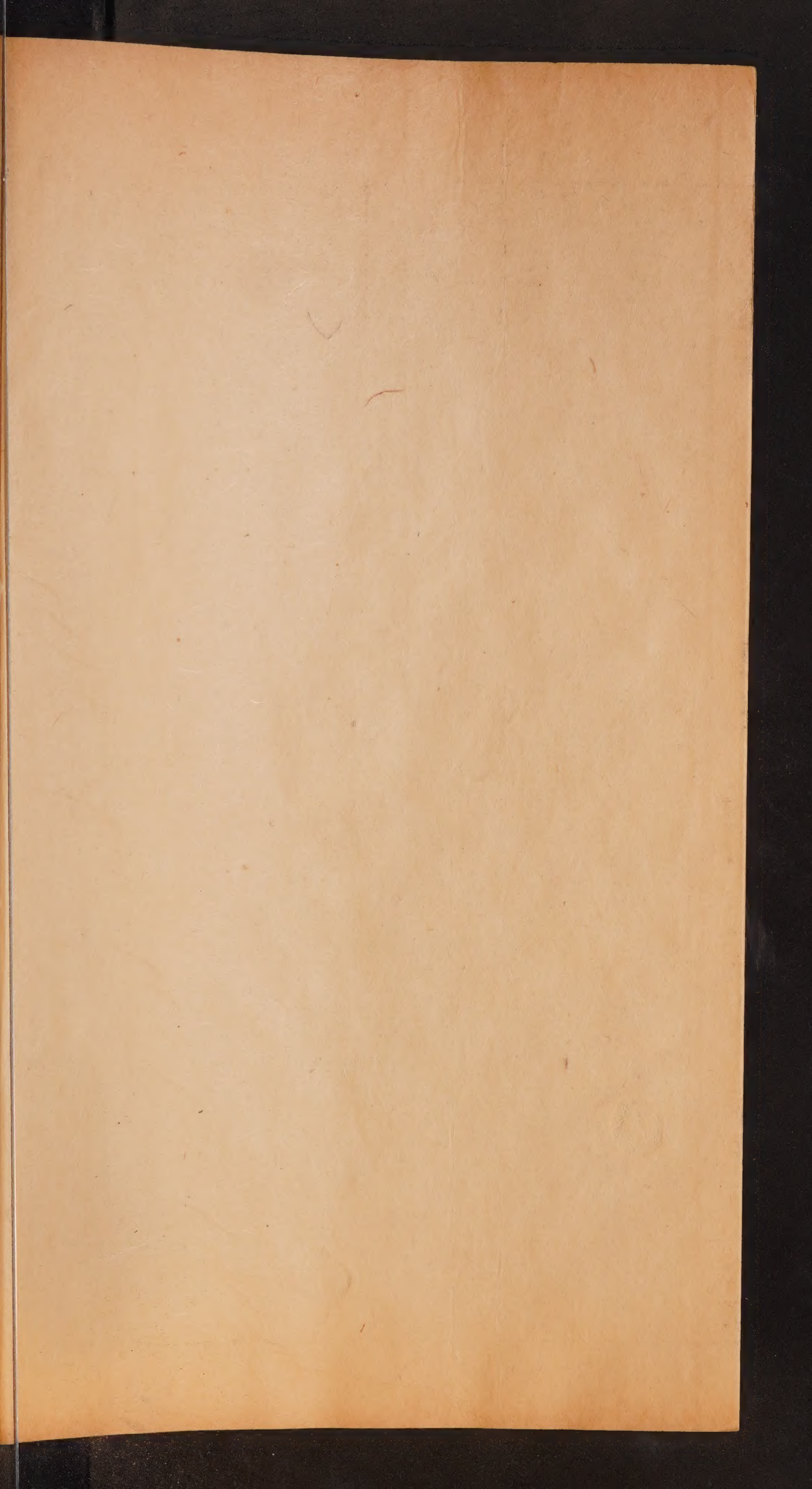






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計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皐陶謨）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

幕晝殆盡
此是縉紳先生直心目

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七得幸哀帝爲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爲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

所謂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釀禍國家亦復不淺

庸流勿論一旦利令智昏明知之而明蹈之者比比皆是

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癎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刃都市。（趙將李牧爲韓倉臂短所譖賜死將自誅刃於不能及銜柱以自殺）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

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劉勰曰王符潛夫崔實政論仲長昌言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户牖兩漢以後体執浸弱雖明於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

張以忠曰說得極痛切戀權勢者讀之當瞿然而省

本傳云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言當世理乱雖晁錯之徒不能過也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繇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怢音肬）不自覩（怢忽忘也）或荒躭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厭飫）僞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禄（結囊不言持禄而已）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悲夫自漢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

此段言政詬俗敝民思中興救時之術在達權定制不宜拘常守舊也

是幹蠱一論

此言中興之主因時創制而引盤庚周穆以証之

垢詬也垢惡也上下解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遹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權謂變也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

議論風生英標駿發

賈生屈子二句正上文言事合聖德輒見掎奪意

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從後牽曰掎何
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
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
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
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
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而有此患
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
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謂齊桓晉文也霸政則宜
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簡之自非上德嚴之
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

宣元之相去在明暗不在寬嚴使宣帝稍從寬大趙蓋韓楊不死元帝寬于恭顯未嘗不嚴于望之堪猛也

刑罰德政數語爽人心目

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密靜也）如薦勳祖廟亨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

鑾衡不失即是和鳴清節

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駘馬銜脫也皇路大路也方將拑勒鞬輈輈音舟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拑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輈車轅鞬猶束也鑾設于鑣和設于軾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

文帝惟以德故能重刑寔謂以嚴致平此其憤激太過處

前云宜參霸政至此復以師帝式王爲論始知前言物匡時失耳

此帝王不易之常道

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迺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迺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迺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司馬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寛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

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張以忠曰國家制治全賴法紀維持之惟承平既久叢脞日多必至刑威廢弛政權旁借其潰決殆有不可勝言者崔子此論似實有確見未可以其辭理未醇而少之也

又曰語諦快心最稱精醒

天地與人相須而成帝王與人亦然此祖尚書陶蓋欲桓帝不輕忽其臣也爲下薦朱李張本

自此至輕上天之怒言桓帝處逸樂故忽天戒

叙高祖之刱業武帝之不善守

方入事便直攻桓帝可謂

劉陶陳時事疏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湯伐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天災不有痛于肌膚震食不即損于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亾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

顛宜矣

指奄宦之肆志虎豹豺狼二語名狀特善

形容情事悲痛之甚

借秦為鑒亡秦之端不出此數語獨指趙高意在桓

高祖之勤旁假利器委受國柄使孽醜刑隸芟刈小民離散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于麛塲豺狼乳于春囿（麛子曰麛乳産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劉攽曰按令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孔子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于讒口擅閻樂于咸陽

帝寵任奄宦豈是激切

按本傳云劉陶爲人居恒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觀此所薦二臣亦可想見云

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雊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甫申侯甫侯也夷厲夷王厲王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

數語有致命遂志意懇語直氣并

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于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陳仁子曰草茅之士以分論則不必言以理論則不容不言嫠緯有宗周之憂漆室有倚楹之嘆皆此心也劉陶身非兩府也位非九卿也旣無官守又無言責始游太學乃歷詆政柄之不可假直諫之不可誣而又薦李膺朱穆以綱維國政雖瀕于死而不懈嗚呼其心何超然度越世俗者觀其疏首言

天地人物之故則陶所見未易與俗人言也

唐順之曰此疏大意言高祖能以布衣造漢責桓帝之不能守可謂戇直吳孫秀云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刱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翱云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張以忠曰時孝桓無嗣梁冀擅朝連年凶饑災祲數見陶時爲太學生而乃抗言危論引薦端

人可謂不畏强圉矣當時若胡廣者備位

三公緘言畏罪不識對之亦含媿否

上孝桓皇帝鑄錢議

此篇罷鑄錢不論獨論當今之憂在於民飢尤爲識時審勢之譚

一篇大指正破當時幣輕錢薄之說

以食爲國寶正與貨字相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與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梟藻之士武旅周武王之旅梟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攽曰案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繇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此一段讀之可爲酸鼻

名理名言足垂不朽

深究弊源最是的確議論

按賈誼鑄錢疏云今錢法

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鑄造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

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誼止處錢法不立不若劉生止役禁奪之語尤爲有見

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微服游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問之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日月譴食星辰錯行山崩川竭皆亡徵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鴻鴈

因詩以寫怨托景以道愁眞有感時濺淚傷別驚心之句

老成謀國之慮非過計非激談

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嘒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言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魯漆室邑女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監寐詩白駒喩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吸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役夫謂陳涉窮匠謂驪山之徒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詞雄氣勁有矯矯之狀

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木函牛之鼎謂大鼎也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然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潸涕下貌鄭玄註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陳仁子曰劉陶大錢之議桓帝從之而無垢張氏謂陶游太學無官守言責然則太學獨非公議從出之地乎陶之以諫得禍申斥宦寺殆一得禍不悔也

茅瓚曰美辭沃論快心爽口深謀遠慮裨益皇猷眞令人讀之不厭

張以忠曰應詔陳議款款肫切不覺憂危之至昌言
吐瀝辭激以深情隱而側懲時救弊蓋不
獨鑄錢一事也有用之文可勒金石

靈帝時幽并涼三州緣边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時吉烏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云云帝不從

蔡邕諫伐鮮卑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靑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繇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埶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鈦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筭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筭百二十也民不堪命

國家疎虞如此又安計夷虜乎

起爲盜賊關東分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杖斧分部逐捕也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田千秋爲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劉攽曰案富字當作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

論殊爽愷且更涵切事情

悠揚舒展氣脉雍和

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蚧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蒼曰瘭音必燒反杜預註曰左傳曰疽猶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去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詩大雅云曰蹙國百里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劉攽曰今本朝案文今當作令旰晚也夫專勝者未

援引故實不似他人雜沓昔人謂邕有良史材蓋不誣矣

雅鍊之中格法清融筆法圓整知是名手

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

氣度雍和絕無論事矜張之態蓋法異互用者

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戍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見史記）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見西漢書）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陳仁子曰鮮卑檀石槐之生亦足以誑俗而跋扈者矣夏育小勝不足以止請擊之奏朝廷不許當也至田晏之爲中郎將由是王甫蔡邕諫伐之論雖借太公之口發之其能禁

乎育宴臧旻檻車下獄不足恤也甫如國何

張以忠曰識既卓越氣復整暇金和玉節之文

又曰只就漢家已事引據明確軒舉之中時覺秀宕

正平之才文舉之薦可稱兩絕

古之存者及其字如此

覩公如龍覩掾如鬼

忠果飛辯八句模寫正平大似

孔融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爍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

終賈飛聲年俱不滿弱冠衡亦年二十四故引以爲喻

一派文詞俊逸瀟洒出塵

言臣等則此表非一人署名融特執筆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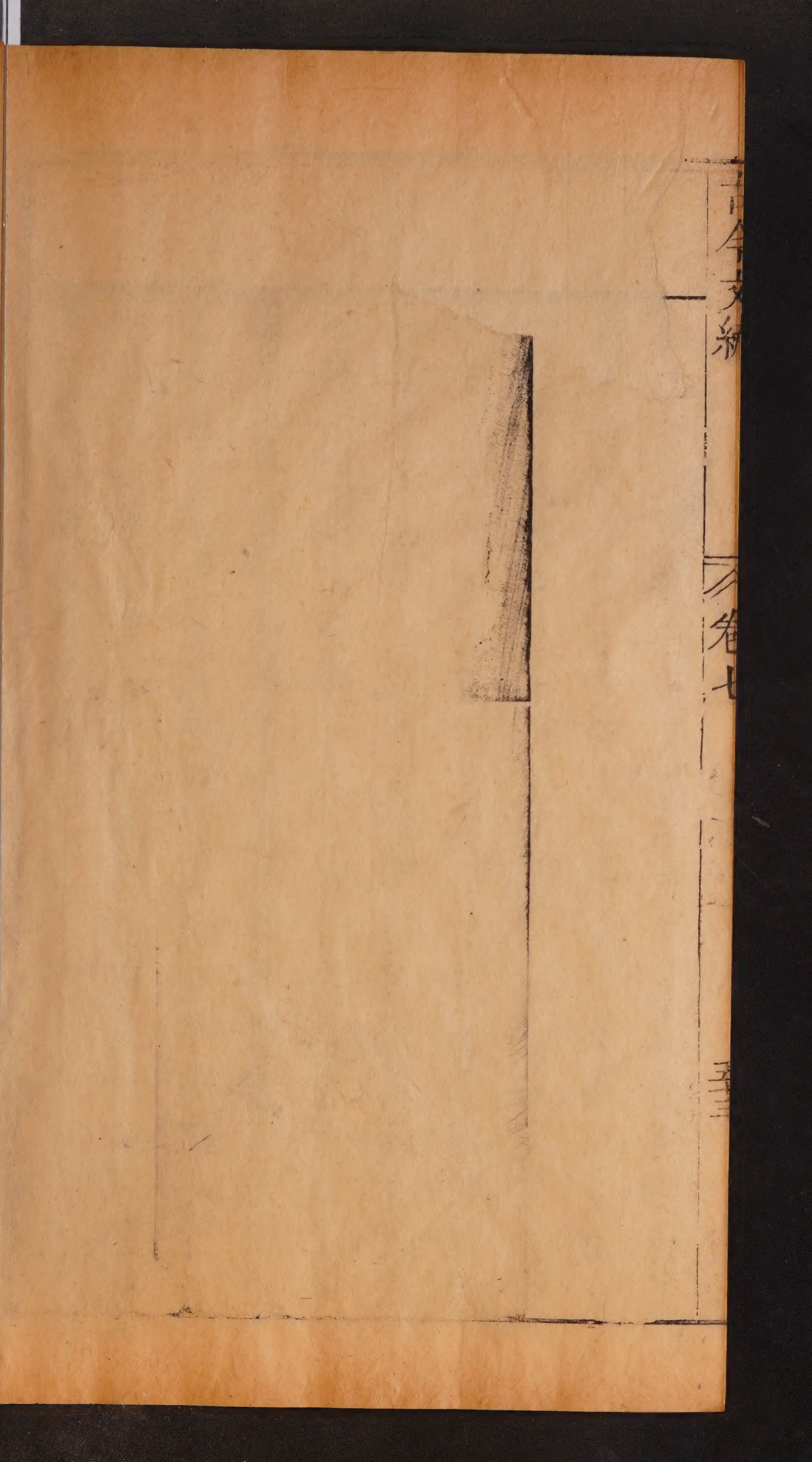
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鳥衣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鄒　泉曰昔人弔禰衡云老瞞尚書不能容物黃祖

何能解愛才夫衡有才而不能自容于世

其無辜文舉之薦哉

張以忠曰天才駿發神彩瑩然品韻卓絕



荀悅西漢紀此編年史之始此因游俠而及游說游行言三游之作生于季世正道之壞而因論大道之行反本之治識確而理正潤論

荀悅漢紀游俠論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遊者亂之所繇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繇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眞以愛憎爲利害

季世陵遲大壞恒繇于此三游安得不作

此談三游之所繇起探原遡流之論

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節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

中三截言三游原是流弊之失生之者固有所本也不是說三游有正行之者不然不得槩目之曰姦民且聖世亦不得而廢之矣何云德之賊哉

上言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因言季世之所以有此三游者繇于正道之壞此言

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爲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主於爲詐紿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爲姦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公罪而不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

大道之行則三游際矣因言三游之不作于聖世者原于化理之醕首尾精神貫洽闢照圓容王道大根本大作用縷縷鋪陳可謂經世宏章

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

寔定根據此正所謂姦民不生王道乃成

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張以忠曰聖王在上禮樂刑政事事脩舉化成俗定故闔上行私之民必不生于聖世三游之作原于上無明君王跡既熄俗流失世敗壞邪說暴行始得橫行震蕩其間耳此文指切季世之弊可藥石今時敷陳先王之治可楷法千古精深閎博醇正卓犖自成名筆



大臣失權而人主不能自權移之戚宦其禍更烈

仲長統昌言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諧和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

背謬至此

吏之選舉

戚之暨親其黨類用具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跳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埶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

人之委任

崇尚廉耻乃復開此極弊

文勢軒翔至此尤陡峻

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托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埶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埶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

即詩人姻姬嫵仕之句

今頗沿習此調而此特爽勁

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陳仁子曰昌言也又曰或作讜讜直也是昌言乃言

之直而當於理也特有虞之昌言是以班征苗之師是可以言而言也統之昌言不足以戢戚宦之權是未可以言而言也然使統負此忠鯁不一言之則是將終無人言之也言不行於一時直長存於萬世不謂之昌可乎

張以忠曰大臣備員權歸戚宦國家之禍恒必繇之然必令政柄總自一人則皋夔契稷亦何嘗不分理而致治此又未可爲定論也



徐幹中論法象篇

此篇不立間架散散說出尚如禮記文字

出入經典掂撫左詞羅緻前聞參以獨見

說君子可畏處痛切所謂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玩其

畏大人者即畏此碩德重望之君子也然惟孔子足以當之

自人性之所簡至此言敬慎威儀者當無間於幽獨

聽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爲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兎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

之地顛沛之時而後乃能有濟有濟者言容貌可以動民而民莫慢也若懈怠于幽獨而矯飾於莅衆之際勉强於平居而忽忘於變故之時則容貌之正不本于中心之誠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自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至此言君子能誠敬以修容儀則已正而

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遊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簡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繇也則有媟慢以爲階可無愼乎昔宋湣碎首於棊

物自正如堯舜湯文之化天下者是矣否則禍敗由之可不慎乎

自昔宋湣王至此乃承上二

局魯生虜宋南宮萬萬歸宋湣公與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曰始吾敬若今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陳靈被禍於戲言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曰徵舒似汝徵舒遂弒公闔郈造逆於相詬齊懿公刖郈歜之父納閻職之妻二人相詬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子公生弒於嘗黿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公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云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謀先弒之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愆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似女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

文不能謹之意而言宋潛王陳靈之屬皆不能謹以致禍敗者是以君子必以爲戒而不敢不愼必蹈禮以終身也

故無絕交無畔明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文公以肅命興國（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郤犫以傲享徵亡（晉侯使郤犫逆孫林父於衛衛侯享犫寗惠子相犫傲寗子曰若成叔家其亡乎）冀缺以敬

餘波滾滾

妻。受。服。舊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言於晉文公公以為下軍大夫子。圍。以大明。昭。亂。蘧音偉罷。以旣醉。保祿。楚令尹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日令尹自以為王矣楚蘧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旣醉叔向日蘧氏之有後於楚國家宜哉良。霄。以。鶉。衣。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鄭七子餞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日善哉民之主也伯有賦鶉之奔奔日床第之言不踰閾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坐如抱鼓莊敬之貌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曾鞏日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

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且於治心養性去就語嘿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能獨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

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

眞德秀曰按幹中論二十篇文選以其澹泊無華皆不之取故世不復知有此書今觀其所著法象一篇顓以敬爲主葢秦漢以後儒者論著少有及之者

張以忠曰原本六經辭理沉毅命世之作

